

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点评本

毛宗岗评本

〔明〕罗贯中 著

〔清〕毛宗岗 评

三國演義

全叁册（第貳册）



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点评本

〔明〕罗贯中 著

〔清〕毛宗岗 评

三國演義

全叁册（第貳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国演义》毛宗岗评本/(明)罗贯中著;(清)毛宗岗评.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5321-4534-8

I. ①三… II. ①罗…②毛… III. ①《三国演义》-评论
IV. ①I207-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6631 号

责任编辑:秦 静

封面设计:王志伟

《三国演义》毛宗岗评本(全三册)

(明)罗贯中 著 (清)毛宗岗 评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鸿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462/3 字数 95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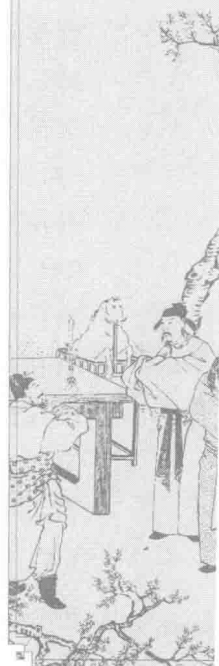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534-8/I·3522 定价:8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9211091

第一回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1
第二回	张翼德怒鞭督邮 何国舅谋诛宦竖	8
第三回	议温明董卓叱丁原 馈金珠李肃说吕布	16
第四回	废汉帝陈留践位 谋董卓献刀	22
第五回	发矫诏诸镇应曹公 破关兵三英战吕布	29
第六回	焚金阙董卓行凶 匿玉玺孙坚背约	36
第七回	袁绍磐河战公孙 孙坚跨江击刘表	42
第八回	王司徒巧使连环计 董太师大闹凤仪亭	48
第九回	除凶暴吕布助司徒 犯长安李傕听贾诩	54
第十回	勤王室马腾举义 报父仇曹操兴师	61
第十一回	刘皇叔北海救孔融 吕温侯濮阳破曹操	67
第十二回	陶恭祖三让徐州 曹孟德大战吕布	74
第十三回	李傕郭汜大交兵 杨奉董承双救驾	80
第十四回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吕奉先乘夜袭徐郡	88
第十五回	太史慈酣斗小霸王 孙伯符大战严白虎	96
第十六回	吕奉先射戟辕门 曹孟德败师清水	105
第十七回	袁公路大起七军 曹孟德会合三将	113
第十八回	贾文和料敌决胜 夏侯惇拔矢啖睛	119
第十九回	下邳城曹操鏖兵 白门楼吕布殒命	124
第二十回	曹阿瞞许田打围 董国舅内阁受诏	134
第二十一回	曹操煮酒论英雄 关公赚城斩车胄	140
第二十二回	袁曹各起马步三军 关张共擒王刘二将	147
第二十三回	祢正平裸衣骂贼 吉太医下毒遭刑	155
第二十四回	国贼行凶杀贵妃 皇叔败走投袁绍	163
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关公约三事 救白马曹操解重围	168
第二十六回	袁本初损兵折将 关云长挂印封金	175
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单骑 汉寿侯五关斩六将	181
第二十八回	斩蔡阳兄弟释疑 会古城主臣聚义	188
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斩于吉 碧眼儿坐领江东	197
第三十回	战官渡本初败绩 劫乌巢孟德烧粮	205
第三十一回	曹操仓亭破本初 玄德荆州依刘表	213
第三十二回	夺冀州袁尚争锋 决漳河许攸献计	220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乱纳甄氏	郭嘉遗计定辽东	228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听密语	刘皇叔跃马过檀溪	235
第三十五回	玄德南漳逢隐沦	单福新野遇英主	242
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计袭樊城	元直走马荐诸葛	248
第三十七回	司马征再荐名士	刘玄德三顾草庐	254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决策	战长江孙氏报仇	262
第三十九回	荆州城公子三求计	博望坡军师初用兵	270
第四十回	蔡夫人议献荆州	诸葛亮火烧新野	277
第四十一回	刘玄德携民渡江	赵子龙单骑救主	283
第四十二回	张翼德大闹长坂桥	刘豫州败走汉津口	291
第四十三回	诸葛亮舌战群儒	鲁子敬力排众议	297
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孙权决计破曹操	305
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群英会蒋干中计	312
第四十六回	用奇谋孔明借箭	献密计黄盖受刑	319
第四十七回	阙泽密献诈降书	庞统巧授连环计	326
第四十八回	宴长江曹操赋诗	锁战船北军用武	332
第四十九回	七星坛诸葛祭风	三江口周瑜纵火	338
第五十回	诸葛亮智算华容	关云长义释曹操	346
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战东吴兵	孔明一气周公瑾	352
第五十二回	诸葛亮智辞鲁肃	赵子龙计取桂阳	358
第五十三回	关云长义释黄汉升	孙仲谋大战张文远	365
第五十四回	吴国太佛寺看新郎	刘皇叔洞房续佳偶	371
第五十五回	玄德智激孙夫人	孔明二气周公瑾	378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铜雀台	孔明三气周公瑾	384
第五十七回	柴桑口卧龙吊丧	耒阳县凤雏理事	391
第五十八回	马孟起兴兵雪恨	曹阿瞞割须弃袍	398
第五十九回	许褚裸衣斗马超	曹操抹书间韩遂	405
第六十回	张永年反难杨修	庞士元议取西蜀	412
第六十一回	赵云截江夺阿斗	孙权遗书退老瞞	421
第六十二回	取涪关杨高授首	攻雒城黄魏争功	428
第六十三回	诸葛亮痛哭庞统	张翼德义释严颜	435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计捉张任	杨阜借兵破马超	442

第六十五回	马超大战葭萌关	刘备自领益州牧	449
第六十六回	关云长单刀赴会	伏皇后为国捐生	456
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汉巾地	张辽威震逍遥津	463
第六十八回	甘宁百骑劫魏营	左慈掷杯戏曹操	470
第六十九回	卜周易管辂知机	讨汉贼五臣死节	477
第七十回	猛张飞智取瓦口隘	老黄忠计夺天荡山	484
第七十一回	占对山黄忠逸待劳	据汉水赵云寡胜众	490
第七十二回	诸葛亮智取汉中	曹阿瞞兵退斜谷	497
第七十三回	玄德进位汉中王	云长攻拔襄阳郡	503
第七十四回	庞令名抬榱决死战	关云长放水淹七军	510
第七十五回	关云长刮骨疗毒	吕子明白衣渡江	516
第七十六回	徐公明大战沔水	关云长败走麦城	522
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关公显圣	洛阳城曹操感神	528
第七十八回	治风疾神医身死	传遗命奸雄数终	534
第七十九回	兄逼弟曹植赋诗	侄陷叔刘封伏法	540
第八十回	曹丕废帝篡炎刘	汉王正位续大统	546
第八十一回	急兄仇张飞遇害	雪弟恨先主兴兵	552
第八十二回	孙权降魏受九锡	先主征吴赏六军	558
第八十三回	战猇亭先主得仇人	守江口书生拜大将	564
第八十四回	陆逊营烧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阵图	572
第八十五回	刘先主遗诏托孤儿	诸葛亮安居平五路	579
第八十六回	难张温秦宓逞天辩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587
第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兴师	抗天兵蛮王初受执	594
第八十八回	渡泸水再缚番王	识诈降三擒孟获	601
第八十九回	武乡侯四番用计	南蛮王五次遭擒	607
第九十回	驱巨兽六破蛮兵	烧藤甲七擒孟获	614
第九十一回	祭泸水汉相班师	伐中原武侯上表	623
第九十二回	赵子龙力斩五将	诸葛亮智取三城	631
第九十三回	姜伯约归降孔明	武乡侯骂死王朗	637
第九十四回	诸葛亮乘雪破羌兵	司马懿克日擒孟达	644
第九十五回	马谡拒谏失街亭	武侯弹琴退仲达	651
第九十六回	孔明挥泪斩马谡	周鲂断发赚曹休	659

第九十七回	讨魏国武侯再上表 破曹兵姜维诈献书	665
第九十八回	追汉军王双受诛 袭陈仓武侯取胜	672
第九十九回	诸葛亮大破魏兵 司马懿入寇西蜀	679
第一百回	汉兵劫寨破曹真 武侯斗阵辱仲达	686
第一百一回	出陇上诸葛妆神 奔剑阁张郃中计	693
第一百二回	司马懿占北原渭桥 诸葛亮造木牛流马	700
第一百三回	上方谷司马受困 五丈原诸葛亮禳星	708
第一百四回	陨大星汉丞相归天 见木像魏都督丧胆	715
第一百五回	武侯预伏锦囊计 魏主拆取承露盘	721
第一百六回	公孙渊兵败死襄平 司马懿诈病赚曹爽	728
第一百七回	魏主政归司马氏 姜维兵败牛头山	734
第一百八回	丁奉雪中奋短兵 孙峻席间施密计	741
第一百九回	困司马汉将奇谋 发曹芳魏家果报	746
第一百十回	文鸯单骑退雄兵 姜维背水破大敌	752
第一百十一回	邓士载智败姜伯约 诸葛诞义讨司马昭	758
第一百十二回	救寿春于诠死节 取长城伯约鏖兵	763
第一百十三回	丁奉定计斩孙綝 姜维斗阵破邓艾	768
第一百十四回	曹髦驱车死南阙 姜维弃粮胜魏兵	774
第一百十五回	诏班师后主信谗 托屯田姜维避祸	780
第一百十六回	钟会分兵汉中道 武侯显圣定军山	786
第一百十七回	邓士载偷度阴平 诸葛瞻战死绵竹	792
第一百十八回	哭祖庙一王死孝 入西川二士争功	798
第一百十九回	假投降巧计成虚话 再受禅依样画葫芦	803
第一百二十回	荐杜预老将献新谋 降孙皓三分归一统	810

【前自三顾草庐之后，便当接火烧博望一篇，却夹叙孙权杀黄祖、刘琦屯江夏以间之；至火烧博望之后，便当接火烧新野一篇，却夹叙曹操杀孔融、刘琮献荆州以间之。盖几处同时之事，不得详却一处，略却数处也。看他叙新野，又叙荆州；叙荆州，又叙东吴与许昌：头绪多端，如一线穿，却不见断续之痕。尤妙在叙孔融处，补叙祢衡往事；叙荆州处，详叙王粲生平。偏能于极忙中叙此闲笔。

刘景升家难，与袁本初家难正自仿佛，而写来却无一笔相类者，何也？盖本初始终爱少子，而景升则有临终立长子之命：其不同一也。谭、尚相攻；而刘琮则本有让琦之心，刘琦亦初无伐琮之意：其不同二也。谭之降操，以长子不得立之故；琮之降操，则以幼子僭立之故：其不同三也。谭之降操，其臣教之；琮之降操，虽其臣教之，而实其母成之：其不同四也。冀州为曹操所自夺，而荆州则刘琮所献：其不同五也。本初之死，尚未尝不讬告谭；而景升之死，刘琮竟匿而不发：其不同六也。种种不同，求一笔之相犯而不可得。岂非天然有此变化之事，以成此文变化之文哉！

玄德取荆州于刘表病危之时，则不正；取荆州于刘琮僭立之后，则无不正也。即谓取荆州于刘琮僭立之时，或有不正；而取荆州于刘琮降曹之日，则更无不正也。失此不取，而使荆州为曹操所有之荆州，又为孙权所欲得之荆州，于是借荆州、分荆州、索荆州、还荆州，遂至遗无数葛藤于后，则皆此回中一着之错耳。

孔融才大名高，意所予夺，天下从之，此曹操之所深忌者。奸雄必去其所忌，而后可以惟我欲为。故称魏王、加九锡之事，必待于融死之后也。当时即无郗虑之谮，而操之欲杀之久矣。《纲目》书操杀融而存其官，盖重予之云。

或谓文人无行，文如蔡邕，而失身董卓；文如王粲，而劝降曹操：斯固然矣。然如孔融、祢衡之互相称许，则岂非名称其实者哉！两人之志节，实足动义概而忤雄风。然则无行文人之说，其赖此二人而一雪斯言欤！

凡用计之难，不难在第一次，而难在第二次。当敌人经过一番之后，仍以前法施之，而敌之依旧不觉，则奇莫奇于斯矣。然其前后用法亦微有不同者：前之火纯用火，后之火兼用水。若以卦象论之：前卦只是巽为风，离为火；后卦乃变成水火既济。惜乎曹操出兵之时，不早令管辂卜之也。

博望之火易料，新野之火难料。何也？博望之火在城外，新野之火在城中；博望之火在林木，新野之火在房屋也。然孔明新野之火是城中房屋之火，吕布濮阳之火亦是城中房屋之火。而吕布伏兵城中，孔明伏兵城外。火中之伏兵可见，火外之伏兵不可知。则新野之烧，更甚于濮阳矣。况火不足而继之以水，下邳之水是白日，白河之水是黑夜；冀州之水是灌城，白河之水是灌军。愈用愈



幻，愈出愈奇。今日读者见之，犹目眩神摇，安得当日战者遇之，不魂飞胆落乎！】

却说玄德问孔明求拒曹兵之计，孔明曰：“新野小县，不可久居。近闻刘景升病在危笃，可乘此机会，取彼荆州为安身之地，庶可拒曹操也。”玄德曰：“公言甚善。但备受景升之恩，安忍图之！”孔明曰：“今若不取，后悔何及？”为后文争荆州伏线。玄德曰：“吾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孔明曰：“且再作商议。”

却说夏侯惇败回许昌，自缚见曹操，伏地请罪，操释之。惇曰：“惇遭诸葛亮诡计，用火攻破我军。”操曰：“汝自幼用兵，岂不知狭处须防火攻？”惇曰：“李典、于禁曾言及此，悔之不及。”操乃赏二人。兵败而有赏，曹瞒胜人之处。惇曰：“刘备如此猖狂，真腹心之患也，不可不急除。”操曰：“吾所虑者，刘备、孙权耳，余皆不足介意。今当乘此时扫平江南。”因叙刘备，就势带出孙权，为后文赤壁伏线。便传令起大兵五十万，令曹仁、曹洪为第一队，张辽、张郃为第二队，夏侯渊、夏侯惇为第三队，于禁、李典为第四队，仍用夏侯、于、李，如秦穆公之再用三帅。操自领诸将为第五队。每队各引兵十万。又令许褚为折冲将军，引兵三千为先锋。先锋反叙在后，叙法变幻。选定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出师。并记其日，重其事也。

大中大夫孔融谏曰：“刘备，刘表皆汉室宗亲，不可轻伐。以理言。孙权虎踞六郡，且有大江之险，亦不易取。以势言。○融意重在二刘，带言孙权。今丞相兴此无义之师，恐失天下之望。”操怒曰：“刘备、刘表、孙权皆逆命之臣，岂容不讨！”前操止言刘备、孙权，今亦带言刘表。遂叱退孔融，下令“如有再谏者必斩”。孔融出府，仰天叹曰：“以至不仁伐至仁，安得不败乎！”至仁独指刘备，而表与权又在所轻。时御史大夫郗虑家客闻此言，报知郗虑。虑常被孔融侮慢，心正恨之，乃以此言入告曹操，且曰：“融平日每狎侮丞相，平日狎侮，却借郗虑口中带叙出来。又与祢衡相善。衡赞融曰‘仲尼不死’，融赞衡曰‘颜回复生’，孔、祢交誉语，亦借郗虑口中叙出。向者祢衡之辱丞相，乃融使之也。”又将祢衡前事一提。操大怒，遂命廷尉捕捉孔融。融有二子，年尚少，时方在家对坐弈棋，左右急报曰：“尊君被廷尉执去，将斩矣！二公子何不急避？”二子曰：“破巢之下，安有完卵乎？”操之残恶，二子早已看透。言未已，廷尉又至，尽收融家小，并二子皆斩之，操之杀祢衡，必假手于他人；今杀孔融，则竟自杀之，更不避杀贤士之名矣。号令融尸于市。京兆脂习伏尸而哭，操闻之大怒，欲杀之，荀彧曰：“彧闻脂习常谏融曰：‘公刚直太过，乃取祸之道。’”脂习谏融语，却在荀彧口中补叙出来。今融死而来哭，乃义人也，不可杀。”脂习之哭孔融，与王修之哭袁谭正复相似。操乃止。习收融父子尸首，皆葬之。后人诗赞孔融曰：

孔融居北海，豪气贯长虹。

座上客常满，樽前酒不空。此系融幼时语，应第十一回中。

文章惊世俗，谈笑侮王公。

史笔褒忠直，存官纪大中。《纲目》书曰“杀大中大夫孔融”，存其官也。

曹操既杀孔融，传令五队军马次第起行，只留荀彧等守许昌。

却说荆州刘表病重，使人请玄德来托孤。玄德引关、张至荆州见刘表，表曰：“我病已入膏肓，不久便死矣，特托孤于贤弟。我子无才，恐不能承父业，我死之后，贤弟可自领荆州。”陶谦三让徐州，刘表可谓再让荆州矣。玄德泣拜曰：“备当竭力以辅贤侄，安敢有他意乎？”正说间，人报曹操自领大兵至。玄德急辞刘表，星夜回新野。刘表病中闻此信，吃惊不小，商议写遗嘱，令玄德辅佐长子刘琦为荆州之主。刘表临死不听妇人言而立少子，虽不能正其始，犹能正其终也。蔡夫人闻之大怒，关上内门，使蔡瑁、张允二人把住外门。时刘琦在江夏，知父病危，来至荆州探病。方到外门，蔡瑁当住曰：“公子奉父命镇守江夏，其任至重，今擅离职守，倘东吴兵至，如之奈何？若入见主公，主公必生嗔怒，病将转增，非孝也。宜速回。”蔡瑁此时但阻琦之见父，而不敢害琦者，畏玄德之在新野耳。刘琦立于门外，大哭一场，上马仍回江夏。刘表病势危笃，望刘琦不来，至八月戊申日，大叫数声而死。刘表欲立刘琦而不能杀蔡瑁，以至于此。后人诗叹刘表曰：

昔闻袁氏居河朔，又见刘君霸汉阳。

总为北辰致家累^[1]，可怜不久尽销亡。

刘表既死，蔡夫人与蔡瑁、张允商议，假写遗嘱，令次子刘琮为荆州之主，袁绍之妻立少子，是顺夫之命；刘表之妻立少子，是逆夫之命。蔡氏更劣于刘氏矣。然后举哀报丧。时刘琮年方十四岁，颇聪明，乃聚众言曰：“吾父弃世，吾兄现在江夏，更有叔父玄德在新野。汝等立我为主，倘兄与叔兴兵问罪，如何解释？”刘琮贤于袁尚。众官未及对，幕官李珪答曰：“公子之言甚善。今可急发哀书至江夏，请大公子为荆州之主，就命玄德一同理事。北可以敌曹操，南可以拒孙权，此万全之策也。”刘表有如此之臣，而平日不能重托之，乃使蔡瑁掌兵权，何其用人之舛误也！蔡瑁叱曰：“汝何人？敢乱言以逆主公遗命！”李珪大骂曰：“汝内外朋谋，假称遗命，废长立幼，眼见荆襄九郡，送于蔡氏之手！故主有灵，必当殛汝^[2]！”蔡瑁大怒，喝令左右推出斩之。李珪至死大骂不绝。李珪其泄治之流乎！于是蔡瑁遂立刘琮为主。蔡氏宗族分领荆州之兵。令治中邓义、别驾刘先守荆州，蔡夫人自与刘琮前赴襄阳驻扎，以防刘琦、刘备。就葬刘表之柩于襄阳城东汉阳之原，竟不讣告刘琦与玄德。自死至葬而竟不讣告，妇人作事舛错至此，宜其亡之速也。

刘琮至襄阳，方才歇马，忽报曹操引大军径望襄阳而来。琮大惊，遂请蒯越、蔡瑁等商议。东曹掾傅巽进言曰：“不特曹操兵来为可忧。今大公子在江夏，玄德在新野，我皆未往报丧，若彼兴兵问罪，荆、襄危矣。巽有一计，可使荆、襄之民安如泰山，又可

[1] 北辰：即北鸡司晨。原意为母鸡报晓。比喻女性掌权。

[2] 殛：诛杀。

保全主公名爵。”不忧曹操而忧玄德、刘琦，则其计可知矣。琮曰：“计将安出？”巽曰：“不如将荆、襄九郡献与曹操，必重待主公也。”李珪既杀，此傅巽之言所由来也。琮叱曰：“是何言也！孤受先君之基业，坐尚未稳，岂可便弃之也？”刘琮贤于袁谭。蒯越进曰：“傅公悌之言是也。夫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今曹操南征北讨，以朝廷为名，主公拒之，其名不顺。且主公新立，外患未宁，内忧将作。荆、襄之民，闻曹兵至，未战而胆先寒，安能与之敌哉？”蒯越尝助蔡瑁谋害玄德，宜其有此论，若蒯良在则必不至此。琮曰：“诸公善言，非我不从，但以先君之业，一旦弃与他人，恐贻笑于天下耳。”傅、蒯二人志不及此十四五儿。

言未已，一人昂然而进曰：“傅公悌、蒯异度之言甚善，何不从之？”众视之，乃山阳高平人，姓王，名粲，字仲宣。粲容貌瘦弱，身材短小。幼时往见中郎蔡邕，时邕高朋满座，闻粲至，倒履迎之，宾客皆惊曰：“蔡中郎何独敬此小子耶？”邕曰：“此子有异才，吾不如也。”蔡邕之敬王粲，如孔融之重祢衡。然王、蔡二人不如孔、祢二人多矣。粲博闻强记，人皆不及。尝观道旁碑文一过，便能记诵；观人弈棋，棋局乱，粲复为摆出，不差一子。又善算术。其文辞妙绝一时。年十七，辟为黄门侍郎，不就。后因避乱至荆、襄，刘表以为上宾。忽叙王粲生平，忙中偏有此闲笔。当日谓刘琮曰：“将军自料比曹公何如？”琮曰：“不如也。”与玄德、孔明问答语相似。一则商议备敌，一则商议降敌，语同而意不同。粲曰：“曹公兵强将勇，足智多谋，擒吕布于下邳，摧袁绍于官渡，逐刘备于陇右，破乌桓于白登。又将曹操前事于此总叙一遍。枭除荡定者，不可胜计。今以大军南下荆、襄，势难抵敌。傅、蒯二君之谋，乃长策也。将军不可迟疑，致生后悔。”文人不可与谋国事如此。琮曰：“先生见教极是。但须禀告母亲知道。”只见蔡夫人从屏后转出，惯立屏后窃听人语，此妇人恶态。谓琮曰：“既是仲宣、公悌、异度三人所见相同，何必告我？”我不怪妇人同此三人之见，却怪三人不异妇人之见。于是刘琮意决，便写降书，令宋忠潜地往曹操军前投献。宋忠领命，直至宛城，接着曹操，献上降书。操大喜，重赏宋忠，吩咐教刘琮出城迎接，便着他永为荆州之主。假语骗小儿。

宋忠拜辞曹操，取路回荆、襄。将欲渡江，忽见一枝人马到来，视之，乃关云长也。宋忠回避不迭，被云长唤住，细问荆州之事。忠初时隐讳，后被云长盘问不过，只得将前后事情一一实告。云长大惊，随捉宋忠至新野见玄德，备言其事。玄德闻之大哭。此哀刘表而哭，非畏曹操而哭也。张飞曰：“事已如此，可先斩宋忠，随起兵渡江，夺了襄阳，杀了蔡氏、刘琮，然后与曹操交战。”快人快语。玄德曰：“你且缄口，我自有斟酌。”乃叱宋忠曰：“你知众人作事，何不早来报我？今虽斩汝，无益于事，可速去。”宋忠且不杀，岂肯杀刘琮母子乎？忠拜谢，抱头鼠窜而去。

玄德正忧闷间，忽报公子刘琦差伊籍到来。玄德感伊籍昔日相救之恩，降阶迎之，再三称谢。照顾前文。籍曰：“大公子在江夏，闻荆州已故，蔡夫人与蔡瑁等商议，不来报丧，竟立刘琮为主。公子差人往襄阳探听，回说是实。恐使君不知，特差某赍哀书呈

报，并求使君尽起麾下精兵，同往襄阳问罪。”刘琦求助于刘备，与袁谭之求助于曹操大不相同。玄德看书毕，谓伊籍曰：“机伯只知刘琮僭立，更不知刘琮已将荆、襄九郡献与曹操矣！”本是伊籍报玄德信，却反是玄德报伊籍信。籍大惊曰：“使君从何知之？”玄德具言拿获宋忠之事。籍曰：“若如此，使君不如以吊丧为名，前赴襄阳，诱刘琮出迎，就便擒下，诛其党类，则荆州属使君矣。”最是善策。孔明曰：“机伯之言是也。主公可从之。”玄德垂泪曰：“吾兄临危托孤于我，今若执其子而夺其地，异日死于九泉之下，何面目复见我兄乎？”刘琮既降曹操，则玄德非取荆州于刘琮，而取荆州于曹操也，何尚以刘表为言乎？○前刘表让之而不取，失一机会；今刘琮失之而不取，又失一机会。孔明曰：“如不行此事，今曹兵已至宛城，何以拒敌？”玄德曰：“不如走樊城以避之。”几与屯小沛时同一局面。

正商议间，探马飞报曹兵已到博望了。玄德慌忙发付伊籍回江夏整顿军马，一面与孔明商议拒敌之计。孔明曰：“主公且宽心。前番一把火，烧了夏侯惇大半人马；今番曹兵又来，必教他中这条计。不说出何计，正使人猜测不着。我等在新野住不得了，不如早到樊城去。”便差人四门张榜，晓谕居民：“无问老幼男女，愿从者，即于今日皆跟我往樊城暂避，不可自误。”挈民同走，又是一番走法。差孙乾往河边调拨船只，救济百姓；差糜竺护送各官家眷到樊城。先言百姓，后及各官家眷，足见爱民之至。一面聚诸将听令。先教云长：“引一千军去白河上流头埋伏。各带布袋，多装沙土，遏住白河之水，至来日三更后，只听下流头人喊马嘶，急取起布袋，放水淹之，却顺水杀将下来接应。”前翼德曰：“何不使水去？”今番真是使水去了。又唤张飞：“引一千军去博陵渡口埋伏。此处水势最慢，曹军被淹，必从此逃难，可便乘势杀来接应。”第二次调拨，又在水边。又唤赵云：“引军三千，分为四队：自领一队伏于东门外，其三队分伏西、南、北三门，却先于城内人家屋上，多藏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曹军入城，必安歇民房。来日黄昏后，必有大风。不知天时者，不可以为军师。但看风起，便令西、南、北三门伏军尽将火箭射入城去；待城中火势大作，却于城外呐喊助威。第三次调拨，方用火攻。○既以风力助火势，又以人声助火威，自然分外猛烈。只留东门放他出走，汝却于东门外从后击之。从后击之，妙。赶他到水边去。天明会合关、张二将，收军回樊城。”又先算定收兵时候。再令糜芳、刘封二人：“带二千军，一半红旗，一半青旗，红属火，青属木，木能生火。去新野城外三十里鹊尾坡前屯住。一见曹军到，红旗军走在左，青旗军走在右。他心疑必不敢追，汝二人却去分头埋伏。只望城中火起，便可追杀败兵，然后却来白河上流头接应。”前三次调拨已完，不想又有此一段在后，奇妙。○前一人一拨，此两人同拨。孔明分拨已定，乃与玄德登高了望，只候捷书。为下文登高对坐饮酒伏笔。

却说曹仁、曹洪引军十万为前队，前面已有许褚引三千铁甲军开路，浩浩荡荡，杀奔新野来。是日午牌时分，来到鹊尾坡，午为火位，鹊应朱鹊，正为下文点染。望见坡前一簇人马，尽打青、红旗号，许褚催军向前。刘封、糜芳分为四队，青、红旗各归左右。前于第四次

调拨，此却于第一次出现。许褚勒马，教：“且休进，前面必有伏兵。我兵只在此处住下。”许褚一骑马飞报前队曹仁，曹仁曰：“此是疑兵，必无埋伏。可速进兵，我当催军继至。”许褚复回坡前，提兵杀入。至林下追寻时，不见一人。时日已西坠，自午至晚，渐渐叙到夜来，却有次第。许褚方欲前进，只听得山上大吹大擂。抬头看时，只见山顶上一簇旗，旗丛中两把伞盖，左玄德，右孔明，二人对坐饮酒。相对饮酒，不是赏红灯，定是看烟火。许褚大怒，引军寻路上山，山上擂木炮石打将下来，不能前进；又闻山后喊声大震，欲寻路厮杀，天色已晚。已晚。曹仁领兵到，教且夺新野城歇马。军士至城下时，只见四门大开。曹兵突入，并无阻挡，城中亦不见一人，竟是一座空城了。谁知以此空城作炉灶。曹洪曰：“此是势孤计穷，故尽带百姓逃窜去了。我军权且在城安歇，来日平明进兵。”此时各军走乏，都已饥饿，皆去夺房造饭。曹仁、曹洪就在衙内安歇。已入火瓮中矣。初更已后，初更。狂风大作。未写火，先写风。守门军士飞报火起。曹仁曰：“此必军士造饭不小心遗漏之火，不可自惊。”说犹未了，接连几次飞报，西、南、北三门皆火起。不见兵，只见火，奇幻。曹仁急令众将上马时，满县火起，上下通红。是夜之火，更胜前日博望烧屯之火。忽将前事对照以应上文，妙甚。后人有诗叹曰：

奸雄曹操守中原，九月南征到汉川。

风伯怒临新野县，祝融飞下焰摩天^[1]。

曹仁引众将突烟冒火，寻路奔走，闻说东门无火，急急奔出东门。军士自相践踏，死者无数。曹仁等方才脱得火厄，背后一声喊起，赵云引军赶来混战。前于第三次调拨，此于第二次出现。曹军各逃性命，谁肯回身厮杀。正奔走间，糜芳引一军至，又冲杀一阵。曹仁大败，夺路而走，刘封又引一军截杀一阵。糜、刘二人前已于第一次出现，今于第三、第四次又出现。前则一齐出现，此则次第出现。到四更时分，四更。人马困乏，军士大半焦头烂额，奔至白河边，喜得河水不甚深，上流头有灰布袋故也。军马都下河吃水，人相喧嚷，马尽嘶鸣。

却说云长在上流用布袋遏住河水。黄昏时分，望见新野火起；补“黄昏”一句，甚妙。至四更，忽听得下流头人语马嘶，急令军士一齐掣起布袋，水势滔天，望下流冲去，曹军人马俱溺于水中，死者极多。前于第一次调拨，今却于第五次出现。○既用火烧，又用水浸，十万之众，不为炭定为泥矣。曹仁引众将望水势慢处夺路而走。行到博陵渡口，只听喊声大起，一军拦路，当先大将，乃张飞也，大叫：“曹贼快来纳命！”前于第二次调拨，今出于第六次出现。○看他叙得前后参差有势，却又一笔不乱。曹军大惊。正是：

城内才看红焰吐，水边又遇黑风来。

未知曹仁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祝融：相传远古帝喾时的火官，后尊为火神。

【前孔明教刘琦，是走为上计；今教玄德，亦是走为上计。然刘琦之走得免于难，玄德之走几不免于难，其故何也？则皆玄德不忍之心为之累耳。若非不忍于刘表，则可以不走；若非不忍于刘琮，则又可以不走。即走矣，若非不忍于百姓，则犹可以轻于走，捷于走，脱然于走。其走而及于难者，乃玄德之过于仁，而非孔明之疏于计也。

蔡氏之死，天不假手于玄德；刘琮之死，天不假手于刘琦。而杀之者乃是曹操，此造物者之巧也。然操于张绣之降则不杀，于张鲁之降则不杀，即于袁谭之初降而未叛，则亦不遽杀；而独于刘琮母子，则必杀之而后已，其故何居？曰：琮之意在永保荆州，失之则悔，悔则必怨，怨则旧臣之未降者或将噓枯咽以复燃，则可虑者一；即其臣之已降者见故主尚在，亦将怀二心以图我，则可虑者二；且操方欲下江南，而琮或复与琦合，将结刘备以为我肘腋之患，则可虑者三。操之筹此至熟矣，琮即欲不死，岂可得哉？

檀溪之役，子龙以三百人而不能救玄德；长坂之役，子龙以一单骑而独能救阿斗：事之不可知者也。关公之保二夫人，历过五关，而皆得无恙；子龙之保二夫人，止过长坂，而不能两全；又事之不可知者也。或谓檀溪不关龙马之力，当阳亦岂虎将之功，天也，非人也；我谓关公尽事兄之节，子龙竭救主之忠，天也，亦人也。玄德弃荆州，既失其地利，犹幸邀天之佑，得人之助尔。

孙策之知太史慈，不以新降而疑其诈；玄德之信子龙，不以临难而疑其违：一则投契于一时，一则孚信于平日也。大约文字之妙，多在逆翻处。不有糜芳之告，翼德之疑，则玄德之识不奇，子龙之忠亦不显。《三国》叙事之法，往往善于用逆，所以绝胜他书。

文有伏线之妙：玄德之取长沙，魏延之救黄忠，尚隔数回，而此处襄阳城外，早有一魏延忽然而来，忽然而去；在此时初无补于玄德，初无益于襄阳，而孰知预为后日之用，真奇事奇文。

徐氏以不死报夫仇，糜氏以一死全夫嗣：皆贤妻也。吴夫人临死，托壮子于良臣；糜夫人临死，托幼子于猛将：皆贤母也。然死更难于不死；临难之托子，更难于平时之托子：则糜夫人之贤，又在东吴两妇之上。

凡叙事之难，不难在聚处，而难在散处。如当阳长坂一篇：玄德与众将及二夫人并阿斗，东三西四，七断八续，详则不能加详，略又不可偏略，庸笔至此，几于束手。今作者将糜芳中箭，在玄德眼中叙出；简雍着枪，糜竺被缚，在赵云眼中叙出；二夫人弃车步行，在简雍口中叙出；简雍报信，在翼德口中叙出；甘夫人下落，则借军士口中详之；糜夫人及阿斗下落，则借百姓口中详之。历落



参差，一笔不忙，一笔不漏。又有旁笔，写秋风，写秋夜，写旷野哭声，将数千兵及数万百姓无不点缀描画。予尝读《史记》，至项羽垓下一战，写项羽，写虞姬，写楚歌，写九里山，写八千子弟，写韩信调军，写众将十面埋伏，写乌江自刎，以为文章纪事之妙，莫有奇于此者。及见《三国》当阳长坂之文，不觉叹龙门之复生也。】

却说张飞因关公放了上流水，遂引军从下流杀将来，截住曹仁混杀。忽遇许褚，便与交锋。许褚不敢恋战，夺路走脱。张飞赶来，接着玄德、孔明，一同沿河到上流。刘封、糜芳已安排船只等候，遂一齐渡河，尽望樊城而去，孔明教将船筏放火烧毁。水上之火，又其余事。

却说曹仁收拾残军，就新野屯住，使曹洪去见曹操，具言失利之事。操大怒曰：“诸葛亮夫，安敢如此！”催动三军，漫山寨野，尽至新野下寨。传令军士一面搜山，一面填塞白河。令大军分作八路，一齐去取樊城。前是五队，今变作八路。刘晔曰：“丞相初至襄阳，必须先买民心，今刘备尽迁新野百姓入樊城，若我兵径进，二县为齑粉矣。不如先使人招降刘备。备即不降，亦可见我爱民之心；此句是正意。若其来降，则荆州之地，可不战而定也。”此句是陪说。操从其言，便问：“谁可为使？”刘晔曰：“徐庶与刘备至厚，今现在军中，何不命他一往？”操曰：“他去恐不复来。”晔曰：“他若不来，貽笑于人矣。丞相勿疑。”前者赚徐庶，程昱料其必来；今者遣徐庶，刘晔料其必返。前后相映。操乃召徐庶至，谓曰：“我本欲踏平樊城，奈怜众百姓之命。公可往说刘备，如肯来降，免罪赐爵；若更执迷，军民共戮，玉石俱焚。吾知公忠义，故特使公往。愿勿相负。”明知备之不降而招之，又明知庶之不勤备降而遣之，皆诈也。不过先礼后兵，以示虚惠于百姓耳。

徐庶受命而行。至樊城，玄德、孔明接见，共诉旧日之情。庶曰：“曹操使庶来招降使君，乃假买民心也，今彼分兵八路，填白河而进。樊城恐不可守，宜速作行计。”不待徐庶教之行，而孔明之行计已定矣。玄德欲留徐庶。庶谢曰：“某若不还，恐惹人笑。某今老母已丧，抱恨终天。身虽在彼，誓不为设一谋，公有卧龙辅佐，何愁大业不成？庶请辞。”若无卧龙辅佐，此时徐庶亦不留乎？或曰：徐庶，孝子也，母虽死而坟墓在焉，故不敢绝操耳。玄德不敢强留。

徐庶辞回，见了曹操，言玄德并无降意。操大怒，即日进兵。玄德问计于孔明。孔明曰：“可速弃樊城，取襄阳暂歇。”本意在襄阳，孰知下文偏不是襄阳。玄德曰：“奈百姓相随许久，安忍弃之？”孔明曰：“可令人遍告百姓，有愿随者同去，不愿者留下。”先使云长往江岸整顿船只，令孙乾、简雍在城中扬声曰：“今曹兵将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愿随者，便同过江。”若使此时不告百姓，潜师宵遁，则后来必不为曹操所追及矣。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此之谓人和。即日号泣而行，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玄德于船上望见，大哭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

哉!”欲投江而死,或曰:玄德之欲投江,与曹操之买民心,一样都是假处。然曹操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为假。虽同一假也,而玄德胜曹操多矣。左右急救止。闻者莫不痛哭。船到傍岸,回顾百姓,有未渡者,望南而哭。玄德急令云长催船渡之,方才上马。不携百姓则已,既已携之,岂可携其半而弃其半?则催船急渡,乃必然之势也。

行至襄阳东门,只见城上遍插旌旗,壕边密布鹿角,玄德勒马大叫曰:“刘琮贤侄,吾但欲救百姓,并无他念。可快开门。”亦以百姓动之。刘琮闻玄德至,惧而不出。蔡瑁、张允径来敌楼上,叱军士乱箭射下。城外百姓,皆望敌楼而哭。刘琮拒玄德则不义,弃百姓则不仁。城中忽有一将,引数百人径上城楼,大喝:“蔡瑁、张允卖国之贼!刘使君乃仁德之人,今为救民而来投,何得相拒!”突如其来,伊何人哉?众视其人,身長八尺,面如重枣,乃义阳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长。魏延之归玄德,尚在十数回之后,却早于此处出现,妙。当下魏延轮刀砍死守门将士,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大叫:“刘皇叔快领兵入城,共杀卖国之贼!”读者至此,必谓蔡瑁、张允此时必死,而玄德此时必入襄阳矣。张飞便跃马欲入,玄德急止之曰:“休惊百姓!”处处以百姓为重。魏延只顾招呼玄德军马入城,只见城内一将飞马引军而出,大喝:

“魏延无名小卒,安敢造乱!认得我大将文聘么?”忽然又遇一阻隔,妙绝。魏延大怒,挺枪跃马,便来交战。两下军兵在城边混杀,喊声大震。玄德曰:“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愿入襄阳!”处处以百姓为重。孔明曰:“江陵乃荆州要地,不如先取江陵为家。”本要取江陵,谁知后文又不是江陵。玄德曰:“正合吾心。”于是引着百姓,尽离襄阳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阳城中百姓,多有乘乱逃出城来,跟玄德而去。此之谓人和。魏延与文聘交战,从巳至未,手下兵卒,皆已折尽。延乃拨马而逃,却寻不见玄德,自投长沙太守韩玄去了。为后救黄忠伏线。

却说玄德同行军民共数万,大小车数千辆,挑担背负者不计其数。路过刘表之墓,玄德率众将拜于墓前,哭告曰:“辱弟备无德无才,负兄寄托之重,罪在备一身,与百姓无干。望兄英灵,垂救荆、襄之民!”言甚悲切,军民无不下泪。曹操哭袁绍之墓是假哭,玄德哭刘表之墓是真哭。○虽为刘表而哭,却为百姓而祝,处处以百姓为重。忽哨马报曰:“曹操大军,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筏,即日渡江赶来也。”众将皆曰:“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玄德泣曰:“举大事者必以仁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不携百姓则已,既已携之,岂可携于前而弃于后?到底同行,亦必然之势也。百姓闻玄德此言,莫不伤感。后人诗赞曰:

临难仁心存百姓,登舟挥泪动三军。

至今凭吊襄江口,父老犹然忆使君。

却说玄德拥着百姓,缓缓而行。孔明曰:“追兵不久即至。可遣云长往江夏求救于公子刘琦,教他速起兵乘船会于江陵。”方知前日为刘琦画策,已早为今日玄德伏着。玄德从之,

即修书，令云长同孙乾领五百军往江夏求救，令张飞断后，为长坂桥伏线。赵云保护老小，为当阳伏笔。其余俱管顾百姓而行。处处以百姓为重。每日只走十余里便歇。

却说曹操在樊城，使人渡江至襄阳，召刘琮相见。琮惧怕不敢往见，蔡瑁、张允请行。王威密告琮曰：“将军既降，玄德又走，曹操必懈弛无备。愿将军奋整奇兵，设于险处击之，操可获矣。获操则威震天下，中原虽广，可传檄而定。此难遇之机，不可失也。”王威此计，妙不可言。刘琮若能行之，是一时快事；刘琮即不行之，亦千古快谈。琮以其言告蔡瑁，瑁叱王威曰：“汝不知天命，安敢妄言！”威怒骂曰：“卖国之徒，吾恨不生啖汝肉！”瑁欲杀之，蒯越劝止。李珪死而王威不死，亦侥幸耳。瑁遂与张允同至樊城，拜见曹操。瑁等辞色甚是谄佞。操问：“荆州军马钱粮，今有多少？”瑁曰：“马军五万，步军十五万，水军八万；共二十八万。钱粮大半在江陵，其余各处，亦足供给一载。”既有如此之兵粮，而不修战具，蔡瑁非人哉！操曰：“战船多少？原是何人管领？”瑁曰：“大小战船共七千余只，原是瑁等二人掌管。”操遂加瑁为镇南侯、水军大都督，张允为助顺侯、水军副都督。为赤壁伏线。二人大喜拜谢。狗才。操又曰：“刘景升既死，其子降顺，吾当表奏天子，使永为荆州之主。”连许两番，谁知都是假话。二人大喜而退。荀攸曰：“蔡瑁、张允乃谄佞之徒，主公何遂加以如此显爵，更教都督水军乎？”操笑曰：“吾岂不识人？止因吾所领北地之众，不习水战，故且权用此二人。待成事之后，别有理会。”奸雄用人，全是权诈，可恨可爱。

却说蔡瑁、张允归见刘琮，具言：“曹操许保奏将军永镇荆、襄。”琮大喜。次日，与母蔡夫人赍捧印绶兵符，亲自渡江拜迎曹操。大事去矣。操抚慰毕，即引随征军将进屯襄阳城外，蔡瑁、张允令襄阳百姓焚香拜接。曹操俱用好言抚谕。百姓焚香是没办法，曹操抚谕是了世事。入城至府中坐定，即召蒯越近前，抚慰曰：“吾不喜得荆州，喜得异度也。”老奸。遂封蒯越为江陵太守樊城侯，傅巽、王粲等皆为关内侯；三人前劝刘琮降操，正为此耳。而以刘琮为青州刺史，便教起程。两次诈许，今番变卦。恶极。琮闻命大惊，辞曰：“琮不愿为官，愿守父母乡土。”操曰：“青州近帝都，教你随朝为官，免在荆、襄被人图害。”琮再三推辞，曹操不准，琮只得与母蔡夫人同赴青州。只有故将王威相随，其余官员俱送至江口而回。刘琮此时行旅之况，更惨于玄德矣。操唤于禁嘱付曰：“你可引轻骑追刘琮母子杀之，以绝后患。”恶极，然亦势所必然。于禁得令，领众赶上，大喝曰：“我奉丞相令，教来杀汝母子，可早纳下首级。”蔡夫人抱刘琮而大哭。早知今日，悔不当初，欲再从屏风后窃听宾客之语，岂可得哉！虽然，吕布之妻严氏、袁绍之妻刘氏，皆被曹操取至许都；则蔡夫人之见杀，犹为死得干净也。于禁喝令军士下手，王威忿怒，奋力相斗，竟被众军所杀。冀州死者有沮授、审配；荆州死者惟王威一人。军士杀死刘琮及蔡夫人，于禁回报曹操，操重赏于禁。便使人往隆中搜寻孔明妻小，却不知去向，原来孔明先已令人搬送至三江内隐避矣。徐庶之母被执，而孔明之家杳然，毕竟卧龙妙人，胜元直十倍。操深恨之。